



Super魔术师 小祖宗1.0 Master

自由鸟 著

PRODUCER _ JIN LIHONG LI BO JING M, GUO

CHIEF EDITOR _ CHEN XI YANG XIAN / CONTRIBUTING EDITOR _ ZHANG JINGZI [FROM ZUI] / VISION ART _ ZUI Factor [zui@zufactor.com]

COVER ART _ ZHANG QIANG [FROM ZUI Factor] / TYPESET ART _ ZHANG QIANG [FROM ZUI Factor]

MEDIA COORDINATOR _ ZHAO MENG / PRINTING MANAGER _ ZHANG ZHJIE

INTERNET SUPPORT _ SHANGHAI ZUI [WWW.ZUIBOOK.COM]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长江文艺出版社

Super 魔术师
小祖宗 1.0
Master 自由鸟 著

ZUI
2010



© ZUI 2010 上海最世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 长江文艺出版社

To my boy , to my king .
I am waiting here just for you .

· 家 · 书 · 纸 · 月 ·

· 月 · 纸 · 书 · 家 ·

CONTENTS

男人在她生命中扮演的并不是“保护神”、“白马王子”的角色，
更多时候都是“小祖宗”的形象。
“女奴”藤小小疲惫却顽强地战斗着，
她会有赢得胜利的一天吗？
还是迎来全面溃败的结局呢？

第01章 咸鱼翻身的真实含义	009
第02章 奋不顾身燃烧自我的小熊	021
第03章 你有一张不拒绝摧残的脸	031
第04章 竭尽全力追随他的旅程	045
第05章 耻辱的诅咒的悲伤的欲念	055
第06章 万千将军一兵丁	069
第07章 一山能容几只虎？	085
第08章 野蛮罗马没有假日	097
第09章 他是情爱犯罪高手	111
第10章 朝太阳升起的方向前进	125
第11章 是欣赏或甚至喜欢	139
第12章 “绝对不爱小姐”和“百万粉碎机”	151
第13章 谁教独自莫凭栏？	163
第14章 风吹不毁为你而建的城池围墙	177
第15章 只为轻轻触摸你的指尖	193
后记 前方南墙有多坚硬？周遭人墙有多纠结？	207



安徒生先生笔下那尾善良又坚强的小美人鱼，立下契约毅然放弃海国公主的身份，任凭海底巫师夺走她婉转曼妙的声音，终于换得一双人类的腿。她忍受剧痛勇敢踏上荆棘密布的陆地，循迹寻找深爱的王子，走向她朝思暮想充满憧憬的人类城邦。

人类城邦是梦境般繁荣奢华的巴比伦，是危机四伏的野蛮钢铁丛林，是令人刻骨痛恨却又疯狂迷恋的罪孽魔都。人类城邦里有人所能想象、人所不能想象的一切：至高无上的权势，举世瞩目的声名，可移山倒海的财富，无边无际的欲望，残酷凛冽的厮杀，黑洞般毁灭世界的贪婪、绝望与仇恨

.....

当然，还有爱。

肯定，还有虐。

为寻求幸福所前进的每一步路途，都像行走在地狱的烈火上，行走在冰冷锋利的刀尖上。

人类的双足已经满是鲜血和伤痕，人鱼的心却还指引着前进和堕落的方向。

哪怕为此而粉碎成阳光下的泡沫，也仍然会觉得心甘情愿么，我善良又坚强的小美人鱼？



咸鱼翻身的真实含义

至尊宝说过：人世间最痛苦的事，
莫过于曾经有一份真挚的爱情放在面前，
自己却瞎了眼没有好好珍惜，
直到失去时方才追悔莫及。

而当下滕小小却觉得，人世间最痛苦的事，
莫过于要努力睁开眼，在天寒地冻的一月，
清晨6点的时刻挺身爬起来——面对被窝以外的世界。



至尊宝说过：人世间最痛苦的事，莫过于曾经有一份真挚的爱情放在面前，自己却瞎了眼没有好好珍惜，直到失去时方才追悔莫及。而当下滕小小却觉得，人世间最痛苦的事，莫过于要努力睁开眼，在天寒地冻的一月，清晨6点的时刻挺身爬起来——面对被窝以外的世界。

伸手按掉枕边正在振动的手机闹铃，听见母亲鼾声如雷，她身旁的父亲也依然沉睡，两人背向而眠，隔得远远的，仿佛做梦也都各自挟裹怒气。自己躺的沙发两用床的床尾距他们的双人床床尾仅20公分，正是中学体育老师常常说的“隔开一肘的距离”。从窗帘缝隙里模糊望见玻璃后的一角苍穹，仍然是暗淡的灰黑。就算是在室内，居然也看得见嘴里呵出的白气，可想而知今天户外气温该有多低。2010年1月4日，元旦之后上班第一天。

五户人家一起合用的小厨房里，滕小小用冰冷的自来水刷完牙，倒出热水瓶里

已变得温吞吞的水洗脸。轻手轻脚转回自家17平米的单居室，时间是6点15分。穿上羽绒服外套背着包匆匆朝外冲，袖口却勾开了用三夹板隔出的小房间门，一瞥之下不由得倒吸一口冷气，弟弟滕多多那连转个身都会追尾的小间里，仅有的一张单人折叠床上竟然黑压压挤了三个人！凑近一看，除弟弟滕多多以外，另两个居然还是一男一女。看模样都是学生，可能是和多多同一个班级里的。

“多多！多多！”滕小小压低喉咙愤怒地小声喊叫，边曲起手指在弟弟额头上不客气地敲了敲。

“……”被吵醒的滕多多皱紧眉头厌烦地睁开眼，“……干吗？！”大半个身子都趴在他身上的男孩蠕动了一下，也快醒了，而面冲墙壁的女孩还是一动不动。

滕小小不知问什么问题才能触及重点，“……这这这算怎么回事儿？！”

“她被妈妈骂，哭着逃家。他是我死党，又喜欢她，拖我半夜一起出去找她。找到了，她又不想回家，两人没地方去，就跟我回家啦。好了，姐你别烦我们了，我刚梦见在吃片皮鸭好香啊……”

滕多多不耐烦地咕哝着又闭眼睡过去。滕小小一手摸头一手扶墙，觉得眼前发黑。弟弟今年15岁，刚升上初三，尚属于青春朦胧期，都说男孩成熟得晚，滕小小吃不准弟弟到底懂没懂男女有别的道理，很多时候不敢盘问得过于详细，怕他原本天真纯洁、心无杂念，可不要被自己逼到智慧早熟、满心邪念起来。

更何况弟弟最喜欢京酱片皮鸭，而平常家里也难得买一回。

“……呼呼……咳咳……”薄薄的板壁外传来母亲模糊不清又粗重的喉音，像是快要醒了，僵立原地的滕小小决定赶紧拔脚溜走，任凭滕多多自生自灭。母亲的生物钟从不紊乱，6点30分起床，睁开眼第一件事就是辱骂诅咒父亲，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多年来坚持不懈，比二十四小时超市更全年无休。刚开始每天都不重样，后来就翻不出什么新花头，逐渐简化为“只死浮尸怎么还横在我身边”“看到就真真想杀千刀”之类。

翻来覆去地听他们吵架、看他们演活剧，已经从最初的惊恐和痛苦逐渐转化为麻木和厌倦了。

不想再面对了。

铅灰色天空下盘旋着剧烈北风，直刺入骨的寒冷扑面而来。寒冬清晨，街上行人稀少，繁华都市寂寞而空旷，竟让人产生想纵声高歌的狂想。此刻就算大吼一

声，也不会有人注意吧。虽这样想着，小小却还只是轻轻哼唱起“五月天”的《我心中尚未崩坏的地方》来：“每个孤单天亮，我都一个人唱，默默地让这旋律和我心交响。就算会有一天，没人与我合唱，至少在我的心中，还有个尚未崩坏的地方……”

歌声仅仅萦绕在她唇耳之间，轻微到细不可闻，但她却在头脑里清晰听见了阿信、怪兽、石头、玛莎和冠佑那纯真少年般不屈服于周遭现实的执拗呐喊，同心声交融会聚：“所谓的彩虹不过就是光，只要心还透明，就能折射希望。其实我们都一模一样，无名却充满了莫名渴望。一生等一次，发光……”

——折射希望，充满渴望，努力去得到自己真正想要的生活！

全力以赴地工作，赚到足够的钱，自己租房子住。哪怕只是一间小小的房子，但要煤卫独用的，不必在早上匆忙的半小时里同十六个人争抢两间厕所，有属于自己的房间，不必半夜猫在冰冷的厨房里看小说，可以用喇叭播放音乐听到翻，可以到七里铺和淘宝网上买便宜可爱的小玩意儿把家布置得温馨可爱，可以光明正大地邀请叶子悬、沈樱来玩，可以不管看碟看到有多晚……

——一个人憧憬得太high了，竟然错过了地铁入口，还顺着盲道直接撞到电线杆上。

滨海市政建设一大特色就是电线杆总插在盲道上，给盲人一个猝不及防。当然实情并非如此，事实是滨海市发展迅猛，在短短三十年内就由国内沿海第一大城市蹿升为亚洲第一的金融经济贸易货运中心、国际大都市。城市不断扩张，房屋不断拆迁，道路不断改建，电线杆以先来先到者的彪悍姿态屹立不动。规划局百忙之中也顾不上考证，眼一闭就让盲道挥师北上、纵横四野，再加上近几年来重大开挖工程骤增，全国各地人员交相会聚，终于成就了人行道练摊儿、行人走盲道、盲人走非机动车道、非机动车走机动车道、机动车无路可走的盛世局面。

——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好坏完全取决于能否把握住属于你自己的那条命脉。

“……喂？干吗哪？”暖气开得像桑拿房一样闷热的地铁里，滕小小坐在最末尾的座位上抽出手机小声讲电话。早晨7点不到的时刻，她唯一够胆骚扰的对象当然只有叶子悬了。

“……我刚睡下去，昨天晚上在摄影棚里搞了一个通宵……”随着疲惫而略带

沙哑的男低音在空气里扩散、紧贴耳畔弥漫过来，滕小小眼前就赫然浮现起叶子悬那张比明星更精致明艳的脸来。羽毛般轻柔的浅麻色发丝覆盖皎洁的前额，剑眉下是因嗜睡而垂落的眼帘，睫毛浓密得叫人忍不住想伸手摸摸看是真是假，加上瘦削颀长的模特儿身材和无敌动人的笑颜，滨海市英格尔大学艺术系三年级学生叶子悬简直就是个天生的偶像，不化妆把自己弄丑一点儿根本就上不了街。

但对滕小小来说，从7岁开始一直看他看到21岁，同别人斗嘴打架打喷嚏流眼泪甚至上厕所没带纸差点儿蹲死在坑位上……十四年来形成的审美疲劳，天鹅同癞蛤蟆之间的差别也仅仅在于一个是两条腿，一个是四条腿而已，“哼……谁叫你半夜发短消息把我吵醒，现在你也甭想睡。快爬起来喝水——”

虽然困倦得要死，但叶子悬的话声里也没有流露出丝毫不耐烦，这就是经历了无数磨难、并肩同无数吊诡事件作战后才能成就的死党情谊，“……说杂志要出片救场嘛，我还是在中途休息的时间才转发那张图片给你看看，有趣吧？新浪微博上的咸鱼拖鞋，一辈子都被踩在脚下，你说咸鱼怎么翻身？哈哈哈……”

“人如果没有理想，那同咸鱼有什么分别？”隔着电话，两人同时学起星爷的经典台词来，说完一起笑。

“你说，咸鱼翻身会变成什么呢？”叶子悬很认真地思考这个毫无营养的问题，很符合他2月14日情人节出生水瓶座特有的特立独行的个性。

“还是咸鱼嘛，难不成变火腿？”

“你怎么起那么早？今儿个小爷我打算旷课，下午一起去逛街怎样？”

“爷——你忘了今天是我应聘的新工作第一天上班吗？还当我是宅家小青年儿哪？待业六个月，好不容易找到份工作，试用期三个月，每月2500元，正式签合同后每月5000块……”

“呦呦呦，得瑟呦，我旷课接拍平面广告拍死了都挣不了那么多——”

滕小小抿了抿嘴，轻微而坚定地对自己点点头，“咸鱼翻身的时刻终于到来啦……”

“那我昨晚上，哦不，是今凌晨发那图片给你，还真有预兆的作用哪……哦哦，我毛骨悚然了——”

“别假扮先知了，睡你的觉去吧，我要收线了。这个月移动20元套餐20分钟的免费网内通话可不能全耗费在你身上。下月起我要改来电畅听包……拜拜啊。”

就算挣了钱，你那长期养成的一代抠女的生活积习也很难改变。叶子悬暗自好

笑，把手机丢到一边，趴在被窝里继续睡，根本来不及问滕小小今天第一天上班的工作内容是什么。

滕小小得到这份工作的过程虽谈不上惊心动魄、波澜壮阔，却是峰回路转、绝处逢生的。

自两年前从经济管理学校文秘系毕业以后，小小在亲戚介绍下进了一家小型服装加工厂担任经理秘书，却因为受全球金融海啸影响，服装厂原本倚赖为生的欧洲订单不再续约，厂家大幅裁员，刚好小小的一年合同到期，厂家就没有再留她。

家里蹲半年，投出去几百份简历，应聘了几十家单位，最远的在滨海市禾山地区，那简直是一片不毛之地，夜幕下野狗结群而动，好像荒原上饥饿的狼。薪水只有每月1200元。而当小小出示自己的中专文凭后，对方予以了断然拒绝。转眼看，才发现自己身后排着一列身强体壮、勇于同狼狗搏斗更勇于同人类搏斗的男性大学生。

所以当小小从滨海市青木大学校园论坛上偶然发现“贸易公司招聘全职文秘，性别无论、学历无论，但要吃苦耐劳、勤奋拼搏、细致认真，有工作经验者优先，月薪5000元”的帖子时，仅仅只是漠然地瞥了一眼，面无表情地一掠而过。凭经验判断，这样的好工作基本同传送到手机上的“地下钱庄发放高额低息贷款、需枪支者来电密联、寂寞长夜您需要陪伴吗、我的账户改了请把钱汇到工商银行*****号上……”之类短信一样同属虚假、违法、亚健康、诈骗性质。

但两周之后，发现有众多人跟帖回复并去应聘且招聘者还未找到满意文秘之时，小小的心还是萌动了。

简历投过去之后过了两天，邮箱里收到了回复，要求滕小小前往面试。时间是12月31日下午2点，地点是青木大学东部校区的半岛咖啡吧。联系人的名字是“路芒”。

阳光普照，寒风凛冽。小小用厚围巾遮挡了半张脸，倒腾两辆公交车步行20分钟终于抵达青木大学。按理说大学距离她家也不太远，打车不过起步费略超一点儿，而坐公交车就特别不方便，但在家待业了六个月已经弹尽粮绝的滕小小可舍不得花那钱，太奢侈了。万一应聘不成功呢？更别说最近出租车统一提价，而在两小时内使用交通卡倒公交车可以便宜一块钱。

为什么要在大学校区里面试呢？坐在颠簸的公交车上，小小费尽思量也想不明白。

来到青木大学半岛咖啡吧后，滕小小才知道这一问题的答案。

面试官背对自己端坐在靠窗的咖啡圆桌边，午后阳光灿烂地照耀在他蓬松茂密的黑色短发和宽阔的肩膀上，映射出一圈茸茸、皎洁的金光来。开着微弱暖气的室内，那人仅穿一件硬领长袖白衬衫，白得晃眼，有着南方男性少见的魁梧健硕的背影。

“学长，我真的可以做好的啦~~~~~”男子对面一个打扮得超卡哇伊的女生娇滴滴地道，扑闪的假睫毛长得可以用皮尺来丈量，“相信我嘛，让我试一试嘛~~~~~”

“滚——”

男子并没有提高音量，也没有任何侮辱的意思，但话语间却充盈着不容人驳斥的力量。

女生愣了半天，气恼地咬着下唇，羞愤地扭头朝外走，掠过小小身边时卷起一阵叫人窒息的香风。男子看了看手机上的便笺提示，侧转身来朝后喊：“王智——”

一闪眼瞥见的仅仅是侧面，帅气的年轻男子，粗犷英挺的侧面有兽王一样的气势。对，就是“兽王”的感觉。侧面就如此有魄力，那正面呢？小小虚弱地想。每次不幸遇见气场强大的人，她都会莫名其妙地感到胆怯。

“那是本校就读三年级的路芒，资产过10亿的上市公司路氏集团董事长之子。”趁名叫王智的男子上前面试，端着咖啡壶的服务生轻声对小小道，“你也是来应聘的？”

“他还是学生？”小小惊讶地眨着眼，“那他怎么开公司呢？”

“他主修的专业就是金融管理，家里后台又硬，随便注册个公司玩玩，累积实战经验啦……”

大学三年级……那岂不是1990年出生的吗？比自己还小一岁，已经开公司了。这样一想不胜欷歔。

“我看你模样乖巧，又老实，嘿，记得不要叫错他的名字哦。他叫路Wang，不是路Mang。叫错名字的话，直接死当。我已经看见过无数人功败垂成了……”好心的服务生提醒道，小小感激地朝他笑笑。

一定要记住，叫路王路王路王，不能叫路盲路盲路盲，叫错就死当——对了，干脆叫路总。

叫王智的男子被喊“下课”了，一脸怏怏不乐的神情撤走。只听兽王霹雳般喊道：“滕小小，来了没有？”

“来、来、来来来了……”小小紧张地应道，一边小跑去立定站在兽王面前。

兽王，不，路芒抬起头来，英气勃发的脸孔，叫人不敢逼视却又过目难忘，直入发鬓的长眉下是犀利漂亮的丹凤眼、笔挺的鼻梁、坚定有力的下颚……小小虚弱地把眼神下垂到他肩膀，瞅见他薄薄衬衫下鼓起的强健有力的肌肉、握着空拳摆放在咖啡杯旁的骨节分明的右手……无处不在营造一种“唯我独尊”的王者气势，心想如果给他手里塞上一张弯弓，扮演成吉思汗简直就不必化妆了。

“坐。”皇上赐座了，好听的京片子嗓音，醇厚又清澈。

小小挺直脊背坐下去，在路芒逼视下感觉自己身上每一根神经都绷紧了。心里暗骂自己没出息。明明对方比自己还小一岁，只是个没有社会经验的在校生，大不了不做这份工作，有什么可紧张的。

“你之前在鑫光服装厂工作？”

“是……”

“为什么做了？什么原因？”

“金融危机……”

“别找借口，为什么不辞别人就辞你？”

“我资历浅……”

“我看你至少25岁了吧，又是中专毕业，早工作了，还资历浅？”

“我今年才21！”小小终于按捺不住提高音量，接触到路芒炯炯目光后，“1”的尾音又直线滑落下去。

“可以接受加班吗？”

“只要工作需要……”

“喜欢什么样的老板？”

“……真真真才实学、公公正严明……”太好了，这个问题的标准答案以前背过，这就是N次面试累积的实战经验啊。松了口气，滕小小不禁流露出一丝笑意。

“滕小姐，你究竟是紧张才口吃，还是一贯都口吃？？？”

“！！……我我……不不口吃……吃的！”竟然有这样面试的？！小小羞愤到